

科普文学

福建省明溪县是闻名全国的观鸟圣地,每年4—5月,一大群被誉为“最美小鸟”的蓝喉蜂虎会如约而至。本文通过“长枪短炮”,在明溪县盖洋镇村头村的观鸟点按下快门,记录下蓝喉蜂虎鲜为人知的生活趣事。

春天里的蓝喉蜂虎,青春躁动,脸上泛出亢奋的红晕。成年雄鸟个个都是男高音,又是舞蹈家,时而引吭高歌,时而翩翩起舞,用悦耳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向异性求爱。而此时的成年雌鸟就像高傲的公主,对“男方”要求很高,多数“男的”被淘汰出局,只有少数的佼佼者能赢得芳心,才有资格“谈恋爱”。蓝喉蜂虎“成婚率”低,因此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雄性蓝喉蜂虎为了讨好“未婚妻”,会叼只昆虫送到“她”嘴边,倘若“女方”吃下去,这桩“婚事”就搞定了。蓝喉蜂虎实行一夫一妻制,为了避开蛇类等天敌的侵扰,通常在崖壁上凿洞建“婚房”。雌鸟“婚后”产下受精卵,每窝4枚,夫妻轮流孵蛋。当巢里温度偏低时,亲鸟会把两扇翅膀和



会聚枝头。 肖书平 摄影

尾巴上的羽毛都撑开,构成一个“伞”字;当巢里温度偏高时,亲鸟会扇动翅膀,努力让未来的宝宝在适宜的温度下出壳。

鸟纲动物没奶水,宝宝一出壳,就闹着要“吃饭”。蓝喉蜂虎的捕猎方法很奇葩,老是“守株待兔”,等待猎物自投罗网,竟屡屡奏效,主要吃蜂类,兼吃其他昆虫。每当亲鸟带着战利品归来,巢内嗷嗷待哺的雏儿就争先恐后地伸长脖子,推推搡搡,争着要吃,全然不顾大人劳累。雏鸟太小了,咽不

下整只昆虫,亲鸟必须帮忙啄碎,无微不至照顾孩子。

蓝喉蜂虎很有远见,懂得越捕越少这个道理,得让猎物休养生息,为翌年的“吃饭问题”做盘算,于是毅然选择了漫漫迁徙这条艰辛之路。到了秋天,领头一声令下,一大群蓝喉蜂虎就浩浩荡荡飞向蓝天,迁往遥远的印尼。等到来年春天,它们又会成群结队返回这里,周而复始地在村头上演更多精彩,当地村民也年年都在传颂层出不穷的鸟儿趣事……

乐活乐呵

■ 廖天元

舒展开来,所有的委屈郁结,便有了转变升华的出口。

人上了一定年纪,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了。但我知道,眼前的这一块块草坪,一簇簇绿荫,一朵朵鲜花,一排排楼房,一定经历了太多的因缘际会,在时间的长河里,因为人类一次偶然的决定,它们就改变了记载。

很多人到一个地方喜欢比较,从而显示自己的见多识广,如果我不免俗,那我比较之后的结论是,这乐活城是我喜欢的所在。它没有华丽的装点,没有名贵的树木,没有人为的刻画,略显普普通通。似乎有些颓废,有些萧条,却在不经意中彰显出一颗坚韧的心,任时光荏苒安安静静,享受着阳光不疾不徐。

我以为乐活的时光,就这样波澜不惊。此时,一条江蓦地跳入我的眼里。

江面挺开阔,夏日的她正是丰腴的时候。岸边横竖着一溜巴蜀风格的小屋,活生生把一座清脆的山头化成了背景。水流似乎慢条斯理,却隐约有中间一座石桥。待我靠近,却发现它们挤着一团急急切切。我终于明白,耳旁一直轰隆隆的响声,原来是来自这水花的欢腾。

这应该是湟龙峡溪水和湟龙峡瀑布了。有一群人在前面行走,跟上去,水流的轰鸣随即闪亮登场。

我站在十米开外凸出的平台,见证了这意料之外的惊喜。原以为乐活城,就是一个自然朴素的村姑,竟然不知里面还有如此撼人心魄的容颜。我的眼前,一百多米宽的河岸,一道道白色的水、黄色的水奔涌而出,她们在空中腾挪、辗转、停滞,然后以完美的姿势落下。有砸在巨石之上的,一层层水雾腾空而起,一声声轰鸣响彻云霄。有落在深潭之上的,和等待着兄弟姊妹雀跃重逢,发出热烈而又有节制的欢愉。细细听来,轰隆隆响声之中隐藏着太多的铿锵鼓点,像极一场交响乐的演奏,起承转合而又高潮迭起——这就是传说中的“黄河之水天上来”?

瀑布深潭中有一对巨石,青褐色。那石头,我不知道在水里站立了多久,他们定然是一对勇士,也是真性情的汉子,裸露出健壮黝黑的肌肤,昂着头迎着水流的冲击。似乎,他们是在得胜后跳进溪水中洗去一身的疲惫。此时,忘掉了世上所有的功名利禄,尽情享受自然的恩赐。

人似乎是情景动物。看着眼前 flows 直下的河水,听着耳畔气势澎湃的响声,有那么一刻,我似乎化身成为水里的石头,浑身被冲洗得玲珑剔透,神清气爽。

伫立良久。很想给在广安工作的一个朋友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心中的乐呵。但多年未见,我怕我的号码已成为他的陌生,想想作罢。内心非常想和他共勉:平淡的时光蕴含着激荡的风云,熟悉的地方亦有我们乐呵的所在,努力行走,都很美好。

每天都是这样

■ 龙泽平

但又总是在不断地重复
以前我很在意这一点
时间久了,我为什么会变得有些麻木
当我看见镜中的那个人影

就会想起一个词语:顾影自怜
而窗外的世界
昨天下雨,今天未完待续

钢笔

■ 谢子清

三月去奉节
日子安排得水泄不通
老刘的邀约一再撤退
直到夜风在滨江路放肆穿行
往事正好下酒
我们才把一顿寻常烧烤
吃到了凌晨两点半

老刘很少忽悠睡眠
但这次例外
天一亮他就来到酒店楼下
仿佛要“劝君更尽一杯酒”
他端出的是一支钢笔
英雄牌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版
这让男人的告别多了一丝柔情
那一天我不敢回头
害怕出了夔门再无故人

父母、我与粮食

■ 李美坤

正晌午,阵雨说下就下
我的母亲慌忙跳下院坝坎
两手端起撮箕
接住被屋檐水冲走的谷子

把成捆的麦草扛回来
父亲一手掌住杆担
另一只手,准会提一串
遗落在地里的麦穗

那年我往猪粪沟
吐了一颗塞在牙缝的饭粒
被母亲揪耳、父亲罚跪
他们同时狠狠地教训

如今父亲离世多年
母亲也老了
走路总落在我身后,远远的
但对粮食的珍惜和敬畏
像他们的血液,流在我体内
更像我每顿饭后的细瓷碗
干干净净

风清云水淡(国画)。
作者 刘汉杰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
我一觉醒来
人世间安静得出奇
只有鸟儿从这棵树吵到那棵树
我习惯性地想弄清楚两个问题
昨天是怎么过的
今天要做哪些事情
我向来不愿重复过去的故事